

卷前續記

周瘦鹃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卷前記

.....
周瘦鹃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248

155



天

內容介紹： 本書是周瘦鵑先生繼“花前
瑣記”的另一个小品文集。作者以特有的活潑筆
調，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吟誦了新中国的和平生
活。

花 前 續 記

周 瘦 鵑 著

*

江苏省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証出〇〇—一號

江 蘇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南 京 湖 南 路 七 號

新华書店江苏分店發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耗1/32 印張 2 1/2 字數 47,000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4,000

統一書號：10100·369

定 价：(6)二角二分

目 錄

杏花春雨江南	(1)
一瓣心香拜魯迅	(3)
長眠西湖的章太炎	(5)
易开易謝的櫻花	(7)
健康第一	(9)
梅君歌舞傾天下	(11)
一生低首紫羅蘭	(13)
闔第光臨看雜技	(15)
珠联璧合走鋼絲	(16)
姊妹花枝	(18)
采薪	(20)
看了黑孩子	(22)
清芬六出水梔子	(24)
文人愛猫	(26)
靜安八景	(28)
茉莉開時香滿枝	(29)
平民的天使	(31)
荷花的生日	(33)
神話水晶宮	(35)

殯舍作動物園·····	(36)
一枝珍重見曇花·····	(38)
寄暢園剪影·····	(40)
紫薇長放半年花·····	(41)
輕紅擘荔枝·····	(43)
記客人·····	(45)
明末遺恨碧血花·····	(47)
吾家的灵芝·····	(49)
白話的情詞·····	(51)
楊貴妃吃荔枝·····	(54)
紅樓瑣話·····	(56)
关于花的戀愛故事·····	(59)
角直之行·····	(61)
日本的花道·····	(63)
田間詩人陸龜蒙·····	(65)
花木的神話·····	(67)
寒云憶語·····	(69)
楊彭年所制的花盆·····	(71)
无言·····	(74)

杏花春雨江南

每逢杏花開放時，江南一帶，往往春雨綿綿，老是不肯放晴。記不得從前是那一位詞人，曾有“杏花春雨江南”之句，這三個名詞拆開來十分平凡，而連在一起，頓覺雋妙可喜，不再厭惡春雨之殺風景了。又宋代詩人陳簡齋句云：“客子光陰詩卷里，杏花消息雨聲中，”足証雨與杏花，竟結了不解之緣，彼此是分不開的。我的園子裡有一株大杏樹，高二丈外，結實很大，作火黃色；另一株高一丈余，結實較小，色也較淡，而味兒都很甘美。所可惜的，每逢含苞未放時，就遭到了綿綿春雨，落英繽紛，我自恨護花無術，徒喚奈何而已！

去年初夏，我于西隅鳳來儀室上起了一座小樓，名花延年閣，憑窗東望，可見那大杏樹爛漫着花；今春多雨，我常在樓頭听雨；因此記起我們的愛國詩人陸放翁，曾有“小樓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自有佳致。可是蘇州賣花人，只有賣玫瑰花、白蘭花、茉莉花的，賣杏花的却絕對沒有。

唐明皇游別殿，見柳杏含苞欲吐，嘆息道：“對此景物，不可不與判斷。”因命高力士取了羯鼓來，臨軒敲擊，并奏一曲，名‘春光好’，回頭一看，柳杏都放了；他得意地說道：“只此一事，我能不能喚作天公啊？”開元中叶，揚州太平園中，有杏樹數十株，每逢盛開時，太守大張筵席，召娼妓數十人，站在每一

株杏樹旁，立一館，名曰爭春，宴罷夜闌，有人听得杏花有嘆息之聲。又宋祁咏杏，有“紅杏枝头春意鬧”之句，一“鬧”字下得好，傳誦一時，人們便称之为紅杏尙書。

咏杏的詩頗多佳作，如王禹偁云：“長愁風雨暗離披，醉繞吟看得几時；只有流鶯偏趁意，夜來偷宿最繁枝。”元好問云：“杏花牆外一枝橫，半面宮妝出曉晴；看盡春風不回首，寶兒元是太憨生。”黃蛟起云：“烟波影里画船輕，尺五斜輝拥樹明；馬上銷魂禁不得，杏花山店一声鶯。”此外如“借問酒家何处有，牧童遙指杏花村。”“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春色滿園关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等，都是有关杏花的名句，傳誦至今，杏花真是花國中的幸运兒了。

清初李笠翁的“閑情偶寄”中說杏云：“种杏不实者，以处子常系之裙系樹上，便結子累累；予初不信，而試之果然。是樹性喜淫者，莫过于杏，予尝名为風流樹。噫！樹木何取于人，人何親于樹木，而契愛若此；动乎情也，情能动物，况于人乎。其必宜于处子之裙者，以情貴乎專，已字人者，情有所分而不聚也。予謂此法既驗于杏，亦可推而廣之；凡樹木之不实者，皆当系以美女之裳，即男子之不能誕育者，亦当衣以佳人之褌；盖世間慕女色而愛处子，可以情感而使之动者，豈止一杏而已哉。”这一番怪論，可說是荒謬絕倫，是唯心論的代表作；笠翁自作聰明，才会有这种不科学的論調，真的要笑倒米丘林了。

杭州西湖的西泠桥附近，旧有一家酒食店，名“杏花村”，門前挑出一个藍色的小布旛，临風飄拂，很有画意，可惜早已歇业了。

一瓣心香拜魯迅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九日，是我們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逝世十九周年紀念日，我不能抽身到上海去扫一扫他的墓，只得在自己園子里采了几朵猩紅的大麗花，供在他老人家的造像之前，表示我一些追念他景仰他的微忱。作为一个文學工作者的我，不但在公的一方面要追念他景仰他，就是在私的一方面也要追念他景仰他，因為我對他老人家是有文字知己之感的。

一九五〇年上海亦報刊有鶴生的“魯迅與周瘦鵬”一文，隨後又有余蒼的“魯迅對周瘦鵬譯作的表揚”一文，就足以說明我與魯迅先生的一段因緣。鶴生文中說：“關於魯迅與周瘦鵬的事情，以前曾經有人在報上說過，因為周君所譯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三冊，由出版書店送往教育部審定登記，批復甚為贊許，其時魯迅在社會教育司任科長，這事就是他所辦的。批語當初見過，已記不清了，大意對於周君采譯英美以外的大陸作家的的小說一點，最為稱賞，只是可惜不多；那時大概是一九一七年夏，‘域外小說集’早已失敗，不意在此書中看出類似的傾向，當不勝有空谷足音之感吧。魯迅原希望他繼續譯下去，給新文學增加些力量，不知怎的，後來周君不再見有譯作出來了。（下略）”余蒼文中說：“（上略）我們首先應確定周先生在介紹西洋文學上的地位，恐怕除了‘域外小說集’外，把西洋短篇小說介紹到中國來印成一本書的，要以

周先生的‘歐美名家短篇小說叢刻’為最早。（中華書局出版）此書取材方面，南歐、北歐、十九世紀的名家差不多全了；而且一部分是用語體譯的，每一作品前面，還附有作者小傳、小影，在那個時候，是還沒有甚么人來做這種工作的。此書出版年月，大約為一九一八（民國七年）左右，曾獲得北京政府教育部的獎狀，此事與魯迅先生有關。原來魯迅那時正在教育部的社會教育司當僉事科長，主管這一部門工作，曾將中華送審的原稿，帶回紹興會館去親閱一遍。他老先生本來就有意要提倡翻譯風氣，故在原書批語上，特別加上些表揚的話。中華書局如能找出當日原批，還可以肯定這是出于魯迅先生的手筆呢。抗戰前夕，上海文化工作者為針對當時國情，積極呼號御侮，曾一度展開聯合戰綫，報紙上發表郭沫若、魯迅、周瘦鵑等數十人的聯合宣言，魯迅對周先生的看法一直是很好的。”

不過鶴生說我後來不再有譯作出來，實在不確，我除了創作外，還是努力的從事翻譯，散見于各日報各雜誌上，魯迅先生他們沒有留意。一九三六年大東書局出版的“世界名家短篇小說全集”四冊，就是一個鐵証；內中包含二十八國名家的作品八十篇，單是蘇聯的就有十篇，其他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一應俱全，魯迅先生在天之靈，也許會點頭一笑，說一聲孺子可教吧？

至于余蒼所說的出版年月，一九一八年左右，實在已再版了，初版發行是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那時我是二十二歲，為了籌措一筆結婚費而編譯這部書的。包天笑先生序言中所謂“鵑為少年，鵑又為待闕鴛鴦，而鵑所辛苦一年之集成，而鵑

所好合百年之侶至。”即指此而言，他老人家原是知道這回事的。

此書出版后，由中華書局送往北京教育部審定，事前我并沒知道，后來將獎狀轉交給我，也已在我脫離中華書局二年之后；那時魯迅先生正任職教育部，并親自審閱加批，也是直到解放以后才知道的。去春北京魯迅著作編輯室的王士菁同志曾來蘇見訪，問起魯迅先生的批語是不是在我處？想借去一用。其實我從未見過，大約當初留存在中華書局，只因事隔三十余年，人事很多變遷，怕已找尋不到了。抗日戰爭初起時，魯迅先生等發起文化工作者聯合戰綫，共御外侮，曾派人來要我簽名參加，聽說人選極嚴，而居然垂青于我，魯迅先生對我的看法的確很好，怎的不使我深深的感激呢？

魯迅先生的大作“吶喊”，“彷徨”，我曾看過三遍。看了這兩部書的名字，就可知道他處於黑暗的年代，以彷徨來表示憤激，以吶喊來驚醒國人。我們未嘗不彷徨，可是未敢作鬥爭；未嘗不吶喊，可是聲音太低弱，其賢不肖之相去也就遠了。魯迅先生如果知道今天的祖國，陰霾盡掃，八表光明，也該含笑于九泉咧。

長眠西湖的章太炎

朴學大師余杭章太炎先生的靈柩，已于一九五五年四月三日從蘇州的墓地上起出來，運到杭城，安葬在西湖上了；從此黃土一坯，與西鄰的張蒼水墓同垂不朽。我既參加了蘇州

市方面的公祭，更与汪旭初、金兆梓、謝孝思、范烟桥諸君恭送灵柩赴杭，以表景仰之忱。寓苏耆宿致送挽联挽詩的很多，我所留意到的，如孙履安先生一联云：“北斗文光冲虎跑，南屏山色映牛眠。”張俟庵先生一联云：“若是其大乎！天下溺援之以道。可以为师矣，今日吊奚敢不哀。”張松身先生一詩云：“一代宗師傳朴學，慙遺天忍喪斯文，救時論在昌言報，痛逝書焚革命軍；生慕伯鸞充大隱，歿依蒼水峙高墳；首丘归正清明近，郁郁南屏护白云。”我除了在灵前敬献手制的梅花、連翹、紫羅蘭、迦南馨等花綜合的盆景外，也挽以一联：“吳其沼乎！昔誦遺言慚后死。國已兴矣，今將喜訊告先生。”首句因軍閥乱政的黑暗时期，先生憂國心切，曾大書‘吳其沼乎’四字以寄憤慨，这是章夫人所見告的。章夫人自己也做了一首詩：“南屏山下旧祠堂，郁郁佳城草木香；異代蕭条同此愿，相逢应共說兴亡。”章先生在九泉之下，得与蒼水为鄰，差不寂寞了。

魯迅先生于时人少所許可，而对于章先生却拳拳服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先生在苏逝世，魯迅先生聞耗，在病中寫‘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过了十天，他也去世了。他的文章中說：“我以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學術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这是章先生的盖棺定論，也是正确的評價。

章先生以大勛章作扇墜，瞧不起袁世凱，他之被捕，这固然是一个原因，而还有几首諷刺时局的諧詩，也是買禍的原

由，那詩是：“瀛台湖水滿時功，景帝旌旗在眼中，織女羈思蒸夜月，石獅鱗甲動春風；風飄鬚子沈雲黑，雨濕國旗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兩漁翁。”“袁四猶疑畏簡書，芝公常為護儲胥，徒勞上將揮神腿，終見降王走火車；饒夏有才原不忝，蔣張無命欲何如；可憐經過劉家廟，汽笛一聲恨有余。”“蓬萊宮闕對西山，車站車頭京漢間，西望瑤池見太后，南來晦氣滿冥關；雲移鷺尾看軍帽，日繞猴頭識聖顏；一臥瀛台驚歲晚，几回請客吃西餐。”“此人已化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猿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渡，芳草萋萋白鷺洲；日暮鄉關何處是，黃興門外使人愁。”這幾首詩，諷刺得十分尖刻，凡是留心當年政局的中年人，老年人，都可給它們作注解的。

易開易謝的櫻花

櫻花是落葉亞喬木，葉作尖形，與櫻桃葉一模一樣，花五瓣，也與櫻桃花相同，不過櫻桃花結實，而櫻花是不會結實的。花有單瓣、有復瓣，色有白、綠與淺紅三種，易開易謝，一經風雨，就落英滿地了。我們的鄰國日本，不知怎的，竟挑上了這櫻花作為他們的國花，三島上到處都種着，花開的時節，稱為櫻花節，士女們都得到花下去狂歡一下，高歌縱酒，不醉無歸；連全國的學校也放了櫻花假，讓學生們及時行樂。真的是舉國若狂了。自從上一次大戰慘敗之後，國運衰微，民生憔悴，美國占領軍又盤踞不去，到處橫行，每年雖達到了櫻花時

節，也許沒有這閑情逸致了吧。

我的園子里，本有兩株櫻花，那株淺紅色花的早就死了，還有一株白的，却已高出屋檐。今年春光好時，着花無數，我本來愛花若命，對於花幾乎無所不愛，可是經了八、一三創鉅痛深，對櫻花也並沒有好感，記得往年曾有這麼一首詩：“芳菲滿眼占春足，紫姹紅嬌繞屋遮，花瓣還須分國界，櫻花不愛愛梅花。”某一天早上見樹頭已疏疏落落的開了幾枝花，與一樹紅杏相掩映，我只略略看了一眼，並不在意；誰知到了午後，竟完全開放，望過去恰如白雲一大片，令人有“其興也勃焉”之感，雨風一來，就紛紛辭枝而下，這正可象征日本國運的興得快也敗得快呢。

故詞人況蕙風，對於櫻花似乎特殊的愛好，既以“餐櫻廬”名其齋，而詞集中咏嘆櫻花的作品，也有十餘闋之多。茲錄其浣溪紗九之五云：“不分群芳首盡低。海棠文杏也肩齊。東風萬一尙能西。見說墨江江上路，綠雲紅雪綉雙堤。梅兒冢畔惜香泥。”“何止神州無此花。西方為問美人家。也應惆悵望雲涯。風味似聞櫻飯好，天台容易戀胡麻。一春香夢逐浮槎。”“畫省三休竹玉珂。峨冠寶帶惹香多。錦雲仙路簇青娥。似此春華能愛惜，有人芳節付蹉跎。隔花猶唱定風波。”“何處樓台畫中？瑤林瓊樹絢春空。但論香國亦仙蓬。未必移根成惆悵，只今顧影越妍濃。怕無芳意與人同。”“且駐尋春油壁車。東風薄劣不關花。當花莫惜醉流霞。總為情深翻怨極，殘陽偏近萼雲斜。啼鵲說與各天涯。”詞固雋麗，足為櫻花生色，可是櫻花實在不足以當之。

前南社社友鄧尔雅有櫻花詩五言一首：“昨日雪如花，明日花如雪；山櫻如美人，紅顏易銷歇。”這也是說櫻花的易开易謝，任它开放时如何的美，总觉美中不足。

櫻花中白色的和淺紅色的都不希罕，只有綠色而復瓣的較为名貴；但也与吾國梅花中的綠萼梅相似，含苞时綠得可愛，开足后也就变淡，好像是白的了。上海江灣路附近，旧有日本人的六三園，中有綠櫻花數十株，种在一起，成了一片櫻花林，开花时总得邀請中外詩人画家們前去觀賞，故杭州詞人徐仲可曾与无錫王西神同去一看，寵之以詞，各填瑤華一闕，徐詞已佚，王詞云：“玲瓏梅雪，葱蒨梨云，試鸞綃紅浣。亭亭小立，妝竟也一角水晶帘卷。露寒仙袂，好淡扫華清嬌面。似那时珠箔銀屏，喚題九華人懶。絲絲綠蘭低垂，伴姹紫嫣紅，不勝清怨。移根何处？只悵望三島蓬萊春远。明光旧曲，早換了看花心眼。对玉窗鳳髻重簪，吟入鄭家魂斷。”櫻花樹身易于虫蛀，不能經久；自日本战敗以后，園主他去，三徑荒蕪，这數十株綠櫻花，怕也蕩然无存了。

健 康 第 一

人生一切的一切，以健康为第一；而要構成一个强大的國家，也一定要有健康的人民，人民如果都是萎靡不振，國家也不会强大起來的。健康之道，須从鍛煉身体着手，經常的从事体操和运动，是必要的条件。解放以來，國家尽力提倡体育，各地常在举行运动会，工人有工人的运动会，軍人有軍人的运动

会，学生有学生的运动会，机关干部有机干部的运动会；而每天更利用无线电广播，作早操和工間体操，使伏案工作的人，都可活动肢体，增進健康，实行之后，已獲得了顯著的成效。

我在学生时代，就注意于鍛煉身体；最先是喜欢跳繩，一口气能跳二、三百下，并且会做种种花式；后来参加足球队和田徑賽，而以跳高的成績为最好。記得那时在上海民立中学求学，有一次跳高时，引起了一位德國籍物理学教师杜伯萊先生的注意，在課堂上他因不知道我的姓名，就称我为跳高朋友。現在我虽年过花甲，还能一試身手；而跳起繩來，还有持續一百下的成績。推原其故，实在得力于平时爱好花木，終日劳动所致。

說起跳繩，倒是一种簡單而有益的运动，設備只須一条繩子，場地不論室內、室外，随时都可練習，所以是方便不过的，久經練習之后，可以增強兩腿兩脚的彈力，加快血液的循环，并且可帮助消化、擴大呼吸，而神經系統的机能也因此增強起來。跳繩的花式很多，有順跳，有逆跳，有双手交叉而跳，也一样的可以順跳逆跳；如果嫌独跳單調，那么可約三、四人合作，二人执繩揮动，一人或二人同跳；如其执繩的技能較好，那么同时也可跳的。朋友們，你何不試一試呢？

家庭中的妇女們，也可練習跳繩，他如每天打太極拳或作廣播体操，都能增進健康的。倘家有庭園，那么搭一个秋千，常和孩子們一起蕩秋千，也是一种增強脚力、腕力的很好的运动。說起秋千，古已有之，如明代陈眉公詩云：“粉堞朱闌挂綠

楊，春風飄宕彩絲長，只緣睡起嬌無力，落地花泥滿綉裳。”清代宋荔裳生查子詞云：“仙仙蝴蝶衣，窄窄檀香板。纖體欲飛揚，只恨春風軟。春蔥玉指柔，香汗羅襦滿，侍女笑相扶，倩把云鬟挽。”又朱竹垞点絳脣詞云：“香袂飄空，為誰一笑穿花徑。有時花頂，羅袂纖纖并。飛去飛來，不許驚鴻定。重門靜。粉牆深映，留取春風影。”可惜那時他們只把蕩秋千瞧作是一種閨中遊戲，沒有把健身的好處描寫出來。

梅君歌舞傾天下

“梅君歌舞傾天下，余事丹青亦可人；画得梅花兼画骨，独标勁節傲群倫。”这是我当年題京剧名藝人梅澆華先生蘭芳画梅的一首詩；因他在对日抗战期間不肯以声音献媚敌伪，故意养起鬚子來作抵抗，抗战八年，他始終沒有登过一次台，演过一出戲，像他这样的独标勁節，不受威脅利誘，在藝人中是不可多得的；我欽佩他的節操，因此末二句以梅花为喻。梅先生不但擅長画梅，也善于画佛；二十余年前，曾替我画过一幅无量寿佛，着墨不多，自成逸品；后来又画了一张芭蕉碧桃的便面見贈，画笔也很遒勁，我配上了一副檀香骨，夏季难得一用，簡直爱如拱璧。前三年梅先生的爱子葆玖來苏演出，文学藝術工作者联合会举行茶会欢迎他；我特地帶了这扇子去給他瞧，并笑着說，“梅世兄，您父親画这扇子的时候，恐怕您还在襁褓中吧？”同來的許姬傳先生忙道：“他今年只十七歲，那时候还没有出世咧。”前年梅先生在上海演出，我和范烟桥兄寫信去

請他來蘇一演，梅先生因先受無錫之聘，輟演時已在炎夏，亟須休息，很懇切的回信婉辭。但我們還在期望着，期望他終有一天會到蘇州來，以慰蘇州人民喁喁之望的。

梅先生平日接物待人，彬彬有禮，當我過去在申報主編副刊“自由談”和“春秋”時，他每度來滬演出，總得登門造訪，我不在時，也得留下一張名片或見贈玉照一幀，紫羅蘭盒中，至今還珍藏着他好多玉照和名片呢。兒子鐸結婚時，他也特來道賀，終席始去；其謙恭和周至，于此可見。我們雖已好久不見了，而他的聲音笑貌，還在我心版上留着深刻的印象。

梅先生的几出名劇，如宇宙瘋、貴妃醉酒、黛玉葬花、嫦娥奔月、天女散花、霸王別姬、費宮人刺虎等，我都曾看過，嘆為絕唱；當年名詞人況蕙風先生也深為傾倒，一再賦詞咏嘆，其減字浣溪紗云：“解道傷心片玉詞，此歌能有幾人知？歌塵如霧一顰眉。碧海青天奔月後，良辰美景葬花時。誤人畢竟是芳姿。”這是為听了梅先生的奔月、葬花二劇，有感而作的。某年梅先生自滬北歸，名畫家何詩孫先生為作北歸圖卷，名詞人朱疆村先生題以清平樂云：“殘春倦眼。容易花前換。萼綠華來芳畹晚。消得閑情詩卷。天風一串珠喉。江山為祓清愁。家世羽衣法曲，不成凝碧池頭。”這也足見梅先生的藝事和為人，深得文藝名宿的愛重了。

一九五五年是梅先生舞台生活五十年紀念，北京文藝界舉行盛大的祝典，我身在南中，未能前去參加，愧歎萬分！梅先生雖已六十二歲了，而駐顏有術，丰采依然，但愿他老而彌健，在舞台上更多貢獻，以作後生的楷模。